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

情寵嬌多不自由，驪山舉火戲諸侯。 祇知一笑傾人國，不覺胡塵滿玉樓。

這四句詩，是胡曾《詠史詩》。專道著昔日周幽王寵一個妃子，名曰褒姒，千方百計的媚他。因要取褒姒一笑，向驪山之上，把與諸侯為號的烽火燒起來。諸侯只道幽王有難，都舉兵來救。及到幽王殿下，寂然無事。褒姒呵呵大笑。後來犬戎起兵來攻，諸侯皆不來救，犬戎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。又春秋時，有個陳靈公，私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。與其臣孔寧、儀行父日夜往其家，飲酒作樂。徵舒心懷愧恨，射殺靈公。後來六朝時，陳後主寵愛張麗華、孔貴嬪，自制《後庭花》曲，誇美其色，沉湎淫逸，不理國事。被隋兵所迫，無處躲藏，遂同二妃投入井中，為隋將韓擒虎所獲，遂亡其國。詩云：

歡娛夏殿忽興戈，晉井猶聞《玉樹》歌。

試看二陳同一律，從來亡國女戎多。

當時，隋煬帝也寵嬖妃之色。要看揚州景，用麻叔度為帥，起天下民夫百萬，開汴河一千餘里，役死人夫無數。造鳳艦龍舟，使宮女牽之，兩岸樂聲聞於百里。後被宇文化及造反江都，斬煬帝於吳公臺下，其國亦傾。有詩為證：

千里長河一旦開，亡隋波浪九天來。

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悵龍舟更不回。

至於唐明皇寵愛楊貴妃之色，春縱春游，夜專夜寵。誰想楊妃與安祿山私通，卻抱祿山做孩兒。一日，雲雨方罷，楊妃釵橫鬢亂，被明皇撞見，支吾過了。明皇從此疑心，將祿山除出在漁陽地面做節度使。那祿山思戀楊妃，舉兵反叛。正是：

漁陽擊鼓動地來，驚破《霓裳羽衣》曲。

那明皇無計奈何，只得帶取百官逃難。馬嵬山下兵變，逼死了楊妃。明皇直走到西蜀。虧了郭令公血戰數年，纔恢復得兩京。

且如說這幾個官家，都只為貪愛女色，致於亡國捐軀。如今愚民小子，怎生不把色慾警戒！說話的，你說那戒色慾則甚？自家今日說一個青年子弟，只因不把色慾警戒，去戀著一個婦人，險些兒壞了堂堂六尺之軀，丟了潑天的家計，驚動新橋市上，變成一本風流說話。正是：

好將前事錯，傳與後人知。

說這宋朝臨安府，去城十里，地名湖墅；出城五里，地名新橋。那市上有個富戶吳防禦，媽媽潘氏，止生一子，名喚吳山，娶妻余氏，生得四歲一個孩兒。防禦門首開個絲綿鋪，家中放債積穀。果然是金銀滿筐，米穀成倉。去新橋五里，地名灰橋市上，新造一所房屋，令子吳山，再撥主管幫扶，也好開一個鋪。家中收下的絲綿，發到鋪中賣與在城機戶。吳山生來聰俊，粗知禮義，幹事樸實，不好花哄。因此防禦不慮他在外邊理會。

且說吳山每日早晨到鋪中賣貨，天晚回家。這鋪中房屋，只占得門面，裡頭房屋都是空的。忽一日，吳山在家有事，至晌午纔到鋪中。走進看時，只見屋後河邊泊著兩隻剝船，船上許多箱籠、桌、凳、家火，四五個人盡搬入空屋裡來。船上走起三個婦人：一個中年胖婦人、一個老婆子、一個小婦人，盡走入屋裡來。只因這婦人入屋，有分教吳山：

身如五鼓銜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

吳山問主管道：「甚麼人不問事由，擅自搬入我屋來？」主管道：「在城人家。為因里役，一時間無處尋屋，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，暫住兩一日便去。正欲報知，恰好官人自來。」吳山正欲發怒，見那小娘子斂袂向前深深的道個萬福：「告官人息怒，非干主管之事，是奴家大膽，一時事急，出於無奈，不及先來宅上稟知，望乞恕罪。容住三四日，尋了屋就搬去，房金依例拜納。」吳山便放下臉來道：「既如此，便多住些時也不妨，請自穩便。」婦人說罷，就去搬箱運籠。吳山看得心癢，也替他搬了幾件家火。

說話的，你說吳山平生鯁直，不好花哄，因何見了這個婦人，回嗔作喜，又替他搬家火？你不知道，吳山在家時，被父母拘管得緊，不容他閑走。他是個聰明俊俏的人，幹事活動，又不是一個木頭的老實。況且青春年少，正是他的時節。父母又不在面前，浮鋪中見了這個美貌的婦人，如何不動心？

那胖婦人與小婦人都道：「不勞官人用力。」吳山道：「在此間住，就是自家一般，何必見外？」彼此俱各歡喜。天晚，吳山回家，吩咐主管與裡面新搬來的說，「寫紙房契來與我。」主管答應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吳山回到家中，並不把搬來一事說與父母知覺。當夜心心念念，想著那小婦人。次日早起，換身好衣服，打扮齊整，叫個小廝壽童跟著，搖擺到店中來。正是：

沒興店中賒得酒，命衰撞著有情人。

吳山來到鋪中，賣了一回貨。裡面走動的八老來接吃茶，要納房狀。吳山心下正要進去，恰好得八老來接，便起身入去。只見那小婦人笑容可掬，接將出來萬福：「官人請裡面坐。」吳山到中間軒子內坐下。那老婆子和胖婦人都來相見陪坐，坐間只有三個婦人。吳山動問道：「娘子高姓？怎麼你家男兒漢不見一個？」胖婦道：「拙夫姓韓，與小兒在衙門跟官，早去晚回，官身不得相會。」坐了一回，吳山低著頭臉那小婦人。這小婦人一雙俊俏眼觀著吳山道：「敢問官人青春多少？」吳山道：「虛度二十四歲，拜問娘子青春？」小婦人道：「與官人一緣一會，奴家也是二十四歲。城中搬下來，偶轍遇官人，又是同歲，正是有緣千里能相會。」

那老婦人和胖婦人看見關目，推個事故起身去了，只有二人對坐。小婦人到把些風流話兒挑引吳山。吳山初然只道好人家，容他住，不過研光而已。誰想見面，到來刮涎，纔曉得是不停當的。欲待轉身出去，那小婦人又走過來挨在身邊坐定，作嬌作癡，說道：「官人，你將頭上金簪子來借我看一看。」吳山除下帽子，正欲拔時，被小婦人一手按住吳山頭髻，一手拔了金簪，即便起身道：「官人，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。」一頭說，逕走上樓去了。吳山隨後跟上樓來討簪子。正是：

由你奸似鬼，也吃洗腳水。

吳山走上樓來，叫道：「娘子！還我簪子。家中有事，就要回去。」婦人道：「我與你是宿世姻緣，你不要裝假，願諧枕席之歡。」吳山道：「行不得！倘被人知覺，卻不好看。況此間耳目較近。」待要下樓。怎奈那婦人放出那萬種妖嬈，攙住吳山，倒在懷中，將尖尖玉手，扯下吳山裙褲。情興如火，按捺不住，攜手上牀，成其雲雨。霎時雲收雨散，兩個起來偎倚而坐。吳山且驚且喜，問道：「姐姐，你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婦人道：「奴家排行第五，小字賽金。長大，父母順口叫道金奴。敢問官人排行第幾？宅上做甚行業？」吳山道：「父母止生得我一身，家中收絲放債，新橋市上出名的財主。此間門前鋪子，是我自家開的。」金奴暗喜道：「今番纏得這個有錢的男兒，也不枉了。」

原來這人家是隱名的娼妓，又叫做「私窠子」，是不當官吃吃飯的。家中別無生意，只靠這一本帳。那老婦人是胖婦人的娘，金奴是胖婦人的女兒。在先，胖婦人也是好人家出來的。因為丈夫無用掙圍，不得已幹這般勾當。金奴自小生得標致，又識幾個字，當時已自嫁與人去了，只因在夫家不坐疊，做出來，發回娘家。事有湊巧，物有偶然。此時胖婦人年紀約近五旬，孤老來得少了，恰好得女兒來接代，也不當斷這樣行業，索性大做了。原在城中住，只為這樣事被人告發，慌了，搬下來躲避。卻恨吳山偶然撞在他手裡，圈套都安排停當，漏將入來，不由你不落水。怎地男兒漢不見一個？但看有人來，父子們都迴避過了，做成的規矩。這個婦人，但貪他的，便著他的手，不止陪了一個漢子。

當時金奴道：「一時慌促搬來，缺少盤費。告官人，有銀子乞借應五兩，不可推故。」吳山應允了。起身整了衣冠，金奴依先

還了金簪。兩個下樓，依舊坐在軒子內。吳山自思道：「我在此擔閣了半晌，慮恐鄰舍們談論。」又吃了一杯茶。金奴留吃午飯，吳山道：「我擔閣長久，不吃飯了。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。」金奴道：「午後特備一杯菜酒，官人不要見卻。」說罷，吳山自出鋪中。

原來外邊近鄰見吳山進去。那房屋卻是兩間六椽的樓屋，金奴只占得一間做房，這邊一間就是絲鋪，上面卻是空的。有好事哥哥，見吳山半晌不出來，伏在這間空樓壁邊，入馬之時，都張見明白。比及吳山出來，坐在鋪中，只見幾個鄰人都來和哄道：「吳小官人，恭喜恭喜！」吳山初時已自心疑他們知覺，次後見眾人來取笑，他通紅了臉皮，說道：「好沒來由！有甚喜賀！」內中有原張見的，是對門開雜貨鋪的沈二郎，叫道：「你兀自賴哩，拔了金簪子，走上樓去做甚麼？」吳山被他一句說著了，頓口無言，推個事故，起身要走。眾人攔住道：「我們鬥分銀子，與你作賀。」

吳山也不顧眾說，使性子往西走了。去到娘舅潘家，討午飯吃了。踱到門前，向一個店家借過等子，將身邊買絲銀子秤了二兩，放在袖中。又閑坐了一回，捱到半晚，復到鋪中來。主管道：「裡面住的正在此請官人吃酒。」恰好八老出來道：「官人，你那裡閑耍？教老子沒處尋。家中特備菜酒，止請主管相陪，再無他客。」吳山就同主管走到軒子下。已安排齊整，無非魚、肉、酒、果之類。吳山正席，金奴對坐，主管在旁。三人坐定，八老篩酒。吃過幾杯，主管會意，只推要收鋪中，脫身出來。吳山平日酒量淺，主管去了，開懷與金奴吃了十數杯，便覺有些醉來。將袖中銀子送與金奴，便起身挽了金奴手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和你說：這樁事，卻有些不諧當。鄰舍們都知了，來打和哄。倘或傳到我家去，父母知道，怎生是好？此間人眼又緊，口嘴又歹，容不得人。倘有人不愜氣，在此飛磚擲瓦，安身不穩。姐姐，依著我口，尋個僻靜所在去住，我自常來看顧你。」金奴道：「說得是！奴家就與母親商議。」說罷，那老子又將兩杯茶來。吃罷，免不得又做些乾生活。吳山辭別動身，囑咐道：「我此去未來哩，省得眾人口舌。待你尋得所在，八老來說知，我來送你起身。」說罷，吳山出來鋪中，吩咐主管說話，一逕自回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金奴送吳山去後，天色已晚。上樓卸了濃妝。下樓來吃了晚飯。將吳山所言移屋一節，備細說與父母知道。當夜各自安歇。次早起來，胖婦人吩咐八老悄悄地打聽鄰舍消息。八老到門前站了一回，蹓到間壁羅米張大郎門前，閑坐了一回。只聽得這幾家鄰舍指指搨搨，只說這事。八老回家，對這胖婦人說道：「街坊上嘴舌不是養人的去處。」胖婦人道：「因為在城中被人打攪，無奈搬來，指望尋個好處安身，久遠居住，誰想又撞這般的鄰舍！」說罷嘆了口氣。一面教老公去尋房子，一面看鄰舍動靜計較。

卻說吳山自那日回家，怕人嘴舌，瞞著父母，只推身子不快，一向不到店中來。主管自行賣貨。金奴在家清閑不慣，八老又去招引舊時主顧，一般來走動。那幾家鄰舍初然只曉得吳山行跡，次後見往來不絕，方曉得是個大做的。內中有生事的道：「我這裡都是好人家，如何容得這等麤糲的在此住？常言道：『近姦近殺。』倘若爭鋒起來，致傷人命，也要帶累鄰舍。」說罷，卻早被那八老聽得，進去說：「今日鄰舍們又如此如此說。」胖婦人聽得八老說了，沒出氣處，碾那老婆子道：「你七老八老，怕兀誰？不出去門前叫罵這短命多嘴的鴨黃兒！」婆子聽了，果然就起身走到門前叫罵道：「那個多嘴賊鴨黃兒，在這裡學放屁！若還敢來應我的，做這條老性命結識他。那個人家沒親眷來往？」鄰舍們聽得，道：「這個賊做大的出精老狗，不說自家幹這般沒理的事，到來欺鄰罵舍！」開雜貨店沈二郎正要應那婆子，中間又有守本分的勸道：「且由他！不要與這半死的爭好歹，趕他起身便了。」婆子罵了幾聲，見無人來睬他，也自入去。

卻說眾鄰舍都來與主管說：「是你沒分曉，容這等不明不白的人在這裡住。不說自家理短，反教老婆子叫罵鄰舍，你耳內須聽得。我們都到你王家說與防禦知道，你身上也不好看。」主管道：「列位高鄰息怒，不必說得，早晚就著他搬去。」眾人說罷，自去了。主管當時到裡面對胖婦人說道：「你們可快快尋個所在搬去，不要帶累我。看這般模樣，住也不秀氣。」胖婦人道：「不勞吩咐，拙夫已尋屋在城，只在早晚就搬。」說罷，主管出來。胖婦人與金奴說道：「我們明早搬入城。今日可著八老悄悄地與吳小官說知，只莫教他父母知覺。」

八老領語，走到新橋市上吳防禦絲綿大鋪。不敢逕進，只得站在對門人家檐下窺去，一眼只看著鋪裡。不多時，只見吳山踱將出來。看見八老，慌忙走過來，引那老子離了自家門首，借一個織熟絹人家坐下，問道：「八老有甚話說？」八老道：「家中五姐領官人尊命，明日搬入城去居住，特著老漢來與官人說知。」吳山道：「如此最好，不知搬在城中何處？」八老道：「搬在游羿營羊毛寨南橫橋街上。」吳山就身邊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二錢，送與八老道：「你自將去買杯酒吃。明日晌午，我自來送你家起身。」八老收了銀子，作謝了，一逕自回。

且說吳山到次日巳牌時分，喚壽童跟隨出門，走到歸錦橋邊南貨店裡，買了兩包乾果，與小廝拿著，來到灰橋市上鋪裡。主管相叫罷，將日逐賣終的銀子帳來算了一回。吳山起身，入到裡面與金奴母子敘了寒溫，將壽童手中果子，身邊取出一封銀子，說道：「這兩包粗果，送與姐姐泡茶；銀子三兩，權助搬屋之費。待你家過屋後，再來看你。」金奴接了果子並銀兩，母子兩個起身謝道：「重蒙見惠，何以克當！」吳山道：「不必謝，日後正要往來哩。」說罷，起身看時，箱籠家火已自都搬下船了。金奴道：「官人，去後幾時來看我？」吳山道：「只在三五日間，便來相望。」金奴一家別了吳山，當日搬入城去了。正是：

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

且說吳山原有害夏的病：每過炎天時節，身體便覺疲倦，形容清減。此時正值六月初旬，因此請個針灸醫人，背後灸了幾穴火，在家調養，不到店內。心下常常思念金奴，爭奈灸瘡疼，出門不得。

卻說金奴從五月十七搬移在橫橋街上居住。那條街上俱是營裡軍家，不好此事，路又僻拗，一向沒人走動。胖婦人向金奴道：「那日吳小官許下我們三五日間就來，到今一月，緣何不見來走一遍？若是他來，必然也看顧我們。」金奴道：「可著八老去灰橋市上鋪中探望他。」當時八老去，就出艮山門到灰橋市上絲鋪裡見主管。八老相見罷，主管道：「阿公來，有甚事？」八老道：「特來望吳小官。」主管道：「官人灸火在家未痊，向不到此。」八老道：「主管若是回宅，煩寄個信，說老漢到此不遇。」八老也不擔閣，辭了主管便回家中，回覆了金奴。金奴道：「可知不來，原來灸火在家。」

當日金奴與母親商議，教八老買兩個豬肚磨淨，把糯米蓮肉灌在裡面，安排爛熟。次早，金奴在房中磨墨揮筆，拂開鸞箋，寫封簡道：「賤妾賽金再拜，謹啟情郎吳小官人：自別尊顏，思慕之心，未嘗少怠，懸懸不忘於心。向蒙期約，妾倚門凝望，不見降臨。昨遭八老探拜，不遇而回。妾移居在此，甚是荒涼。聽聞貴恙灸火疼痛，使妾坐臥不安。空懷思憶，不能代替。謹具豬肚二枚，少申問安之意，幸希笑納。情照不宣。仲夏二十一日，賤妾賽金再拜。」寫罷，摺成簡子，將紙封了。豬肚裝在盒裡，又用帕子包了。都交付八老，叮囑道：「你到他家，尋見吳小官，須索與他親收。」

八老提了盒子，懷中揣著簡帖，出門逕往大街。走出武林門，直到新橋市上吳防禦門首，坐在街檐石上。只見小廝壽童走出，看見叫道：「阿公，你那裡來，坐在這裡？」八老扯壽童到人靜去處說：「我特來見你官人說話。我只在此等，你可與我報與官人知道。」壽童隨即轉身，去不多時，只見吳山踱將出來。八老慌忙作揖：「官人，且喜貴體康安！」吳山道：「好！阿公，你盒子裡甚麼東西？」八老道：「五姐掛掛官人灸火，沒甚好物，只安排得兩個豬肚，送來與官人吃。」吳山遂引那老子到個酒店樓上坐定，問道：「你家搬在那裡好麼？」八老道：「甚是消索。」懷中將柬帖子遞與吳山。吳山接柬在手，折開看畢，依先摺了，藏在袖中。揭開盒子拿一個肚子，教酒博士切做一盤，吩咐燙兩壺酒來。吳山道：「阿公，你自在這裡吃，我家去寫回字與你。」八老道：「官人請穩便。」吳山來到家裡臥房中，悄悄的寫了回簡。又秤五兩白銀。復到酒店樓上，又陪八老吃了幾杯酒。八老道：「多謝官人好酒，老漢吃不得了。」起身回去。吳山遂取銀子並回柬說道：「這五兩銀子，送與你家盤纏。多多拜覆五姐：過一兩日，定來相望。」八老收了銀、簡，起身下樓，吳山送出酒店。

卻說八老走到家中，天晚入門，將銀、簡都付與金奴收了。將簡拆開燈下看時，寫道：「山頓首，字覆愛卿韓五娘妝次：向前會問，多蒙厚款。又且雲情雨意，枕席鐘情，無時少忘。所期正欲趨會，生因賤軀灸火，有失卿之盼望。又蒙遣人垂顧，兼惠可口

佳肴，不勝感感。二三日間，容當面會。白金五兩，權表微情，伏乞收入。吳山再拜。」看簡畢，金奴母子得了五兩銀子，千歡萬喜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吳山在酒店裡，捱到天晚，拿了一個豬肚，悄悄地到自臥房，對渾家說：「難得一個識熟機戶，聞我灸火，今日送兩個熟肚與我。在外和朋友吃了一個，拿一個回來與你吃。」渾家道：「你明日也用作謝他。」當晚吳山將肚子與妻在房吃了，全不教父母知覺。過了兩日，第三日，是六月二十四日。吳山起早，告父母道：「孩兒一向不到鋪中，喜得今日好了，去走一遭。沉在城神堂巷有幾家機戶賒帳要討，入城便回。」防禦道：「你去不可勞碌。」吳山辭父，討一乘兜轎抬了，小廝壽童打傘跟隨。只因吳山要進城，有分教金奴險送他性命。正是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裡教君骨髓枯。

吳山上轎，不覺早到灰橋市上。下轎進鋪，主管相見。吳山一心只在金奴身上，少坐，便起身吩咐主管：「我入城收拾機戶賒帳，回來算你日逐賣帳。」主管明知到此處去，只不敢阻，但勸：「官人貴體新痊，不可別處閑走，空受疼痛。」吳山不聽，上轎預先吩咐轎夫，逕進艮山門，迤邐到羊毛寨南橫橋，尋問湖市搬來韓家。旁人指說：「藥鋪間壁就是。」吳山來到門首下轎，壽童敲門。裡面八老出來開門，見了吳山，慌入去說知。吳山進門，金奴母子兩個堆下笑來迎接，說道：「貴人難見面。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？」吳山與金奴母子相喚罷，到裡面坐定吃茶。金奴道：「官人認認奴家房裡。」吳山同金奴到樓上房中。正所謂：

合意友來情不厭，知心人至話相投。

金奴與吳山在樓上，如魚得水，似漆投膠，兩個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。少不得安排酒肴，八老搬上樓來，撥過鏡架，就擺在梳妝桌上。八老下來，金奴討酒，纔敢上去。兩個並坐，金奴篩酒一杯，雙手敬與吳山道：「官人灸火，妾心無時不念。」吳山接酒在手道：「小生為因灸火，有失期約。」酒盡，也篩一杯回敬與金奴。吃過十數杯，二人情興如火，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。交歡之際，無限恩情。事畢起來，洗手更酌。又飲數杯，醉眼朦朧，餘興未盡。吳山因灸火在家，一月不曾行事。見了金奴，如何這一次便罷？吳山合當死，魂靈都被金奴引散亂了，情興復發，又弄一火。正是：

爽口物多終作疾，快心事過必為殃。

吳山重復，自覺神思散亂，身體困倦，打熬不過，飯也不吃，倒身在牀上睡了。金奴見吳山睡著，走下樓到外邊，說與轎夫道：「官人吃了幾杯酒，睡在樓上。二位太保寬坐等一等，不要催促。」轎夫道：「小人不敢來催。」金奴吩咐畢，走上樓來，也睡在吳山身邊。

且說吳山在牀上方合眼，只聽得有人叫：「吳小官好睡！」連叫數聲。吳山醉眼看見一個胖大和尚，身披一領舊褊衫，赤腳穿雙僧鞋，腰繫著一條黃絲線，對著吳山打個問訊。吳山跳起來還禮道：「師父上剎何處？因甚喚我？」和尚道：「貧僧是桑萊園水月寺住持，因為死了徒弟，特來勸化官人。貧僧看官人相貌，生得福薄，無緣受享榮華，只好受些清淡，棄俗出家，與我做個徒弟。」吳山道：「和尚好沒分曉！我父母半百之年，止生得我一人，成家接代，創立門風，如何出家？」和尚道：「你只好出家，若還貪享榮華，即當命夭。依貧僧口，跟我去罷。」吳山道：「亂話！此間是婦人臥房，你是出家人，到此何幹？」那和尚睜著兩眼，叫道：「你跟我去也不？」吳山道：「你這禿驢，好沒道理！只顧來纏我做甚？」和尚大怒，扯了吳山便走。到樓梯邊，吳山叫起屈來，被和尚盡力一推，望樓梯下面倒撞下來。撒然驚覺，一身冷汗。開眼時，金奴還睡未醒，原來做一場夢。覺得有些恍惚，爬起坐在牀上，呆了半晌。金奴也醒來，道：「官人好睡。難得你來，且歇了，明早去罷。」吳山道：「家中父母記掛，我要回去，別日再來望你。」金奴起身，吩咐安排點心。吳山道：「我身子不快，不要點心。」金奴見吳山臉色不好，不敢強留。吳山整了衣冠，下樓辭了金奴母子，急急上轎。

天色已晚，吳山在轎思量：白日裡做場夢，甚是作怪。又驚又憂，肚裡漸覺疼起來。在轎過活不得，巴不得到家，吩咐轎夫快走。捱到自家門首，肚疼不可忍，跳下轎來，走入裡面，逕奔樓上。坐在馬桶上，疼一陣，撒一陣，撒出來都是血水。半晌，方上牀。頭眩眼花，倒在牀上，四肢倦怠，百骨酸疼。大底是本身元氣微薄，況又色慾過度。

防禦見吳山面青失色，奔上樓來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孩兒因甚這般模樣？」吳山應道：「因在機戶人家多吃了幾杯酒，就在他家睡。一覺醒來熱渴，又吃了一碗冷水，身體便覺拘急，如今作起瀉來。」說未了，咬牙寒噤，渾身冷汗如雨，身如炭火一般。防禦慌急下樓請醫來看，道：「脈氣將絕，此病難醫。」再三哀懇太醫，乞用心救取。醫人道：「此病非干泄瀉之事，乃是色慾過度，耗散元氣，為脫陽之症，多是不好。我用一帖藥，與他扶助元氣。若是服藥後，熱退脈起，則有生意。」醫人撮了藥自去。父母再三盤問，吳山但搖頭不語。

將及初更，吳山服了藥，伏枕而臥。忽見日間和尚又來，立在牀邊，叫道：「吳山，你強熬做甚？不如早隨我去。」吳山道：「你快去，休來纏我！」那和尚不由分說，將身上黃絲線縛在吳山項上，扯了便走。吳山攀住牀欄，大叫一聲，驚醒，又是一夢。開眼看時，父母、渾家皆在面前。父母問道：「我兒因甚驚覺？」吳山自覺神思散亂，料捱不過，只得將金奴之事，並夢見和尚，都說與父母知道。說罷，哽哽咽咽哭將起來。父母、渾家盡皆淚下。防禦見吳山病勢危篤，不敢埋怨他，但把言語來寬解。

吳山與父母說罷，昏暈數次。復蘇，泣調渾家道：「你可善侍公姑，好看幼子。絲行資本，盡夠盤費。」渾家哭道：「且寬心調理，不要多慮。」吳山嘆了氣一口，喚丫鬟扶起，對父母說道：「孩兒不能復生矣，爹娘空養了我這個忤逆子。也是年災命厄，逢著這個冤家。今日雖悔，噬臍何及！傳與少年子弟，不要學我幹這等非為的事，害了自己性命。男子六尺之軀，實是難得！要貪花戀色的，將我來做個樣。孩兒死後，將身尸丟在水中，方可謝拋妻棄子、不養父母之罪。」言訖，方纔合眼，和尚又在面前。吳山哀告：「我師，我與你有甚冤仇，不肯放捨我？」和尚道：「貧僧只因犯了色戒，死在彼處，久滯幽冥，不得脫離鬼道。向日偶見官人白晝交歡，貧僧一時心動，欲要官人做個陰魂之伴。」言罷而去。

吳山醒來，將這話對父母說知。吳防禦道：「原來被冤魂來纏。」慌忙在門外街上，焚香點燭，擺列羹飯，望空拜告：「慈悲放捨我兒生命，親到彼處設醮追拔。」祝畢，燒化紙錢。

防禦回到樓上，天晚，只見吳山朝著牀睡著。猛然翻身坐將起來，睜著眼道：「防禦，我犯如來色戒，在羊毛寨裡尋了自盡。你兒子也來那裡淫欲，不免把我前日的事，陡然想起，要你兒子做個替頭，不然求他超度。適纔承你羹飯紙錢，許我薦拔，我放捨了你的兒子，不在此作祟。我還去羊毛寨裡等你超拔，若得脫生，永不來了。」說話方畢，吳山雙手合掌作禮，灑然而覺，顏色復舊。渾家摸他身上，已住了熱。起身下牀解手，又不瀉了。一家歡喜。復請原日醫者來看，說道：「六脈已復，有可救生路。」撮了藥，調理數日，漸漸好了。

防禦請了幾眾僧人，在金奴家做了一晝夜道場。只見金奴一家做夢，見個胖和尚拿了一條拄杖去了。

吳山將息半年，依舊在新橋市上生理。一日，與主管說起舊事，不覺追悔道：「人生在世，切莫為昧己勾當。真個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責，險些兒丟了一條性命。」從此改過前非，再不在金奴家去。親鄰有知道的，無不欽敬。正是：

癡心做處人人愛，冷眼觀時個個嫌。

覷破關頭邪念息，一生出處自安恬。